

# 人生如戲逍遙遊

魏 凌 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不拋名利，一唱解千愁。

## 楔 子

我從小凜受孔夫子的教訓：「君子不重則不威。」所以我一向嚴肅，不苟言笑，以致在小的時候便得到「老八股」的酸名。那知到了後來，這個酸名實在是一個累贅，在我人生途中因此吃虧不小。惟有追隨孔老夫子，教書為業，倒也自得其樂；可是每想到我的天賦未能發揮，難免悵惘，情不能已。我的天賦無他，「氣沖牛斗，聲若洪鐘」。提起此事，我不能不想到我生平第一個「知音」。話說廿五年前，我初到加拿大，第一次進教堂做禮拜，做完之後，正準備回家，突然一位關西大漢踮立在我面前，這位洋先生不是別人，正是教堂唱詩班的男高音。他譔然地對我說：「我在臺上，聽到千人聲中，你的歌喉特別嘹亮，不同凡響，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唱詩班，讓我們來切磋一段時期，我相信你將可發揮你天賦的歌喉。」我當時受寵若驚，很感激地回答他：「如果有機會能追隨你學習，將是我一生最

大的幸運。」豈知這段奇遇後不到一個月，那位壯碩的男高音，竟因腦溢血猝逝。既悼其人，又失知音，不禁自思自嘆，我的好嗓子不知辜負到何年？

恍恍惚惚，飛去廿多年，想不到我的兩大憾事：「老八股」與「悶歌喉」，竟會使我登臺亮相，揚眉吐氣，並且贏得滿堂彩，真是人生如戲，且讓我慢慢道來。

## 扮軒轅黃帝受歡呼

話說加拿大最富足的安大略省，有所謂金三角。金三角的中心，是 Kitchener-Waterloo 相鄰兩城。在第一次大戰前，此地德國移民極多，故城名柏林；後因與德宣戰，乃改稱今名。我於一九六〇年，從美國西雅圖移到此間，到滑鐵盧大學教書，是中國教授第一人。隨後中國教授、學生、醫生、工程師接踵而至，到一九七七年，華人已超過兩千。於是我們乃成立一個「蘭亭社」，仿效千年以前王羲之蘭亭集會的本意，使本地華人常常有機會少長咸集，羣英畢至。幾年之間，蘭亭社在當地社會中，已成爲響噹噹的團

體，參加各項活動向不後人。其中最爲人稱道的，便是農曆春節，蘭亭社主辦的中國新年晚會。中外嘉賓濟濟一堂，觥籌交錯，逸興濺飛，載歌載舞，有聲有色。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國晚會，蘭亭社推出一項特別節目，爲「中國歷代古裝表演」，由黃帝時代開始。首先得找人扮軒轅黃帝，蘭亭社友一致推舉我擔任，主要是因我面目嚴肅，既重且威。在盛情難却之下，我祇好惶然應允。龍袍已經借好，但是皇冕無着，若無皇冕，皇帝當然不能君臨天下。於是我翻查家藏「中華五千年史」，幸好查到有軒轅黃帝像。於是由我設計，由內人親手製作，將黃帝冠冕一天做好。晚會於八時開始，中外嘉賓，喜氣洋溢，在酒足飯飽之餘，由司儀胡夫人鄭重宣佈，中國軒轅黃帝蒞臨駕幸；我龍行虎步，巍然出場，立即受到全場歡呼。隨後，中國歷代美人，如西施、楊貴妃、珍妃等及風流名士如蘇東坡、唐伯虎陸續緩步入場，繞行一周，由胡夫人逐一介紹，使觀衆大開眼界，掌聲歷久不歇。最後攝影留念，軒轅黃帝居中就坐，歷代美人、名士環立左右，頓使中國文化的光彩閃耀於洋人眼前，真令中華兒女揚

眉吐氣。這一大盛事，次日本地報紙大肆宣揚，迄今猶爲人津津樂道。在我一生，由「老八股」遞登九五之尊，扮軒轅黃帝，夢乎？戲乎？此中滋味，自非他人所能領略。

## 先唱一段搜孤救孤

扮黃帝雖然得意，究竟是風雲際會，時勢造英雄，我的天賦仍未派上用場。就在當年（一九八三）六月，我得機會參加多倫多國劇社，這個票友社我嚮往已久，多少年前曾隨交大唐六三學長到過兩次，但由於離家有七十多里，往返不便，遂未參加。此次重來，耳目一新，乃抱定決心開始學唱老生。我學老生有兩個有利條件，第一、聲洪氣足。第二、京戲中多湖廣音；二黃（黃陂、黃岡）均在湖北，京劇泰斗譚鑫培和余叔岩都是湖北人。我生長在湖北，現在來學鄉前輩，咬字發音自不太困難。我進社的那一年，正好是空軍前輩王將軍擔任社長，他曾負責空軍大鵬劇團多年，桃李滿門，人才輩出。他唱老生，作我的啓蒙師再好不過。我的學唱，是在家裡跟錄音帶學。我不懂什麼西皮二黃，也看不懂「豆芽菜」的譜子，祇知道梨園的老法，徒弟跟着師傅，一字一字的唱。最初對於板眼聽不準，祇求記住戲詞，學會發音。每次在劇社試唱，多半荒腔走板，幸有王將軍提調，才能逐漸改正。我學戲有一毛病，違背梨園傳統，就是對每一戲，僅學到半生不熟，便學另一戲。因此在最初半年，沒有一齣唱得像樣。我的如此做法，是根據心理學的觀點，最有興趣的事最容易學。

京戲的調門唱詞很多，在我初學時，如果某戲引不起我的興趣，學起來也許很費力，甚至打消學的勇氣。所以我先試學許多戲，暫不求精，主要是在求發現我的興趣何在。譬如說，幾十年前我就聽過空城計（二六）第一句：「我正在城樓觀山景」，所以我無事時，便唱這一句，也祇會唱這一句。這次學戲，第一齣我就學空城計（二六）。那知學了幾天以後，我發現它平淡無味，極少抑揚頓挫，有如唸道白一樣，因此我便棄之不顧。如此試過好幾齣戲以後，發現了「搜孤救孤」。這是二黃原板，詞調從容悠揚，字句娓娓動聽，餘音嫋嫋，繞耳不息。這正對我的胃口，因此興趣特濃，一學就會。初次在劇社試唱，陳社友（現任社長）聽後讚稱：「初學二黃原板，有此成績，頗不容易。」有此一讚，我信心大增。所以在前半年胡學亂唱，挑三剔四，終於學會了一齣「搜孤救孤」。

適逢一九八四年元月，蘭亭社舉行中國新年晚會，其中節目由我建議邀請多倫多國劇社演唱「斷橋」。此戲主要是旦角戲，唱起來聲調而快，一般觀眾（特別是洋人）不易接受。於是安排由我先唱一段「搜孤救孤」，讓觀眾耳朵稍爲領略一點京戲的韻味，然後才能欣賞「斷橋」聲調之美。我清唱「搜孤救孤」，自不便穿戲裝；但是如果西裝出場，又未免口是身非，不中不西。正好我有一位洋朋友，他早年去過中國，同時帶了一批中國衣物瓷器，早一個月找我去鑑賞。他有一件清朝官人長袍，藍緞暗花，極爲華美。於是我向他借來，晚會出場唱「搜孤救孤」，氣度

雍容，聲單全場，抑揚頓挫，宛轉自如，立即獲得滿堂彩。當日座中有 Stratford 城莎翁劇院劇團（每年從英國來，觀衆遍北美洲）經理，事後他對晚會司儀伍教授說，他對我寬宏的嗓音非常欣賞。這是廿五年來，我的第二個洋知音。我的高嗓子，在友朋中不少領教過這種「如雷貫耳」的威風，這次經莎翁劇院經理的欣賞，我更是堪慰平生。

## 學戲的趣味與意境

梨園中有一句傳言：「男怕西皮，女怕二黃。」這句話我最初莫名其妙，經我將西皮與二黃戲一一試學，細加琢磨以後，才恍然大悟。西皮戲（搖板除外），無論詞調，板眼分明，曲折很少，學來相當容易。但是由於詞調變化不大，近乎道白，所以一字一音，必須咬得準確，才能動聽。男人不長於這種水磨功夫，一字咬不準，一句神韻全非。我在學西皮戲時，便時常有這個感覺。因此西皮戲初聽起來似乎好學，實在學來，很難學精。根本辦法，是要對「音韻」痛下工夫，這一點半路出家的和尚辦不到，因此我對西皮戲，學得符合板眼爲止，不求精進。二黃戲則不同，曲折變化極多。那怕一個字或兩字之間，轉折頓挫，層層疊疊，不啻九轉迴腸。例如打登州中的「秦叔寶兩膀疼」及洪羊洞中的「心血用盡」，每一句最後一字，轉折都在二十次左右。唱到這種轉折時，需要氣足才行。這在男人不難，女人或不免上氣不接下氣。「女怕二黃」，或許是這個緣故。我小時曾練過「鐵補衫」

氣功，再者我喜歡曲折的韻味，雖然票友前輩章孔老（前臺灣電信管理局老同事）忠告我，莫學洪羊洞，但是我却極愛洪羊洞；不僅洪羊洞，幾乎凡是二黃戲，我都喜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湖北佬，而二黃多湖廣音的緣故。我最愛的一齣，是馬連良唱的趙氏孤兒（反二黃散板）。論詞與調，悽愴悽悽，哀婉絕倫，唱來真令人迴腸盪氣，辛酸落淚。如果找一位身世飄零，淪落天涯的孤老頭唱這一段：「老程嬰，提筆淚難忍，千頭萬緒湧在心，十五年屈辱俱受盡，佯裝笑臉對奸臣。晉國中，上下的人談論，都道我，老程嬰，貪圖那富貴與賞金，賣友求榮，害死了孤兒，是一個不義之人。誰知我，捨却了親兒性命，親兒性命，我的兒呀！」以他人生悲慘的遭遇與戲中淒涼的情境融合為一，斷腸人唱斷腸詞，當使萬千觀衆淚聚江河，魂斷神銷。

依我的看法，京戲真要唱得好，必須人生經驗豐富，歷經繁華窮困，才能對詞生情，以身入戲，用親身感受，由心窩深處唱出戲中意境與神韻，才能爐火純青，臻於化境。同一齣戲，不同名角，唱出韻味不同，主要是他們的人生經驗不同；因此，對戲詞戲境的瞭解程度不同，表現也就不同。一個膏粱子弟，要他唱趙氏孤兒，全無身心感受，縱令聲調無疵，神韻可能全非。當然，我們玩票旨在以戲會友，不求意境神韻，祇求字正腔圓，有板有眼，自是心滿意足，皆大歡喜。

## 人生如戲何不逍遙

放眼人生，莫不是戲。李後主的虞美人：「雕欄玉砌應猶在，祇是朱顏改」，以及破陣子：「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山河……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楚霸王：「虞兮，虞兮，奈若何」，真是道盡人世的繁華興衰。在紅樓夢中，眼看着榮寧兩府聲勢顯赫，窮奢極欲，曾幾何時，家敗人亡，冷落淒涼，色即是空，不啻大夢一場。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正如莊周夢蝶：「不知周之夢為胡蝶歟？胡蝶之夢為周歟？」如果莊周覺得人生煩惱，那麼他在夢裡變成胡蝶，栩栩然穿飛於萬紫千紅，便有說不盡的快樂。我們對人生的看法，值得一學莊子的逍遙遊。有用或許無用，無用可能有用。列子御風，快則快矣；但足不着地，不能隨心所欲，逍遙自在。樛樹臃腫，不中繩墨，為無用之材；但樹蔭蔽天，可使人逍遙乎輪臥其下，一享清福。長年累月，受惠者不知多少。如果是有用之材，製成木器，不過供幾人使用而已。佛壇六祖慧能主張「無住」，便看透這個道理。所謂「無住」，就是不要有固定的東西「住」在心裡。譬如說，你站在地上看樹，認為樹一定是不動的；但你如坐在火車上，便看見樹一直向後跑。究竟樹是動或不動，那要看你的立場而定，這便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思想。

由莊子的「逍遙遊」、六祖慧能的「無住」、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看來，票友票戲是常常有意義的。記得兩年前我開始學戲，每週常跑多倫多，我的一些朋友問我內人：「魏教授現在

學戲幹什麼？經常跑多倫多，怕是別有花樣吧？」我內人說：「我先生總覺他有一副好嗓子，辜負了幾十年，現在他想去發揮發揮，理所當然。別的花樣，我想不會壓倒他的喉嚨。」這話豈僅知音，真是知心。許多人認為學戲是費神無用的消遣，我以兩年的經驗，發現學戲是怡神有用的活動，其中道理值得談一談。

學戲唱戲第一個條件，也是它最大的好處，是要精神集中，心無雜念。佛家、道家都注重這項基本工夫，哈佛大學的班遜博士提倡的鬆弛運動及印度瑪哈里的超默靜坐，也是在求達到類似的目的。以上的方法，都是「靜」的方法，做起來很不容易，我多少都試過，效果不佳。學戲則是「動」的工夫，耳朵要聽戲詞板眼，腦筋要記，口裡要唱，有時手要拍，腳要踏，而這一切動作，必須和諧一致。要達到這個要求，一定得精神集中，心無雜念，不然的話馬上會荒腔走板。這個負效果，就是一個警告，使人立刻糾正「心不在焉」的錯誤。這一自動改錯法，是學佛、學道、學班遜法及學超默靜坐中所沒有的。由此我們知道，為什麼上述四法很難使人達到心無雜念的境界。在我試過的方法中，祇有學戲是最好的方法。由於唱戲可使你摒除雜念，自然可使你拋去煩惱。今日的世界，使人煩惱的專太多，煩惱藏在心裡，躲也躲不掉。一切體能活動，甚至出外旅行，也難將煩惱完全拋掉。但是一唱戲，心必須全部騰空，讓戲整個裝進來，因此煩惱不得不遠走高飛；而名利之慾也隨風而去。每天祇要有一小時，能做到「心無雜念」的工夫，終身

便受用不盡。

有些人常怨記憶不好。根據心理學，記憶是可以訓練的。訓練的方法，有直接法，即是利用五官，重複地加深印象；有間接法，即是藉助於聯想。學唱京戲，兩法俱備。聽和唱，當然是加深印象；而戲的情節與胡琴的調門，可以幫助你聯想。京戲戲詞經過清末民初大文豪如易哭庵、樊奕山、齊如山等製作修飾，詞句典雅，音韻優美，無任聽讀吟唱，情真意顯，流利暢達。不僅

便於記憶，而且使人心曠神怡，久而久之，自會出口成章，落落有致，恂恂然君子人也。

學戲的享受，有兩方面：第一是聲韻之美，變幻多端，足使人玩味無窮。第二是有落實成就感。學好京戲當然不容易，也非一日之功，但是祇要學得像樣，偶然有幾句約略帶梅蘭芳、余叔岩的韻味，便暖自心生，通體舒泰。因為這是一項成就，而這個成就，能使人週身細胞落實地浸潤享受。這種境界，我祇能引用六祖慧能的名言：

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  
這裡所謂「佛」，應作為「極樂境界」解釋，因此六祖的話，當翻成：  
我心裡自有極樂境界，  
自己的極樂境界，  
才是真正的極樂境界。  
學唱京戲，就可以使人達到自己真正的極樂境界。  
一九八五年五月九日寫於加拿大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定價平裝 380元 精裝 450元 陳廣沅 教授著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帳戶